



春

島崎藤村 著

李永熾 導讀

久大文化



日本文學

016

春

島崎藤村 著
石榴紅文字工作坊 譯

日本文學 016

春

作 者／島崎藤村

譯 者／石榴紅文字工作坊

執行編輯／張碧雲 陳正菁

發行人／張英華

印 行／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4

(02) 776398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717 號

總經銷／久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1

(02) 7763141

訂書專線／(02)7115545

傳真機／7720432

排 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初 版／1989 年 11 月 15 日

定 價／180 元

ISBN 957-41-0008-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導
讀

李永熾

青春的悲哀

島崎藤村在日本史上是明治時代的「自然主義」作家，也是大正時代以後的「私小說」家。自然主義文學和「私小說」在日本具有血脈關聯的文學體裁。前者在於不惜暴露作家本身的生活情境，所以寫「自己之非」者居多數，如田山花袋的《蒲團》（棉被）即屬之。而「私小說」則在描述作家自己在生活上所遭遇的種種，更注意心境上的表露，如志賀直哉的《和解》即是。然而，兩者皆標榜文學的「誠實」，換言之，以文學筆法老老實實描寫生活的情境及其所引發的心境變化，乃是自然主義或「私小說」作者的最高準則。《春》即是島崎藤村與田山花袋《蒲團》齊名的自然主義傑作。

《春》於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在《東京朝日新聞》連載，是以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九三）到二十九年（一八九六）作者的青春生活為題材，再配上當時的文學友人，如岸本捨吉即藤村本人，青木駿一即日本浪漫主義作家北村透谷。換言之，書中

人物都實有其人，事蹟也都確有其事，如岸本愛上自己的學生勝子，卻因勝子已訂婚而不敢向她表白，最後爲忘卻戀愛的苦惱，脫離基督教會，拋棄教職，踏上漂泊之旅，都確確實實發生在藤村身上；而青木（北村透谷）的自殺在日本歷史上也轟動一時。所以，總的來說，《春》可說是島崎藤村的青春自傳小說。

青春本是多愁善感的年代，文學家的青春更多了一層哀緒。明治維新以後，到明治二十年代，整個時代均處於青春時期，但社會依然封閉，比明治小五歲的島崎藤村出身古老世家，周邊的文學朋友也大都年齡相若。這羣文學青年都跟明治一樣處於青春時代，卻遭遇到閉錮的社會。要在這種社會中因應自己的要求生活，難免會有諸多苦惱，如何脫離苦惱，勢須奮戰不已；每人的奮戰方式各不相同。島崎藤村即從自己的體驗，藉文學的形式思考「青年時代的悲哀」。

《春》的書名係取自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畫家波提契里（Sandro Botticelli, 1444-1510）的名畫《春》（Primavera）。波提契里的畫風將中世紀耽美的宗教畫與寫實的技巧結合，構築起自己夢幻式的風格，而帶有淡淡的哀愁。名畫《春》則將詩情和對自然的熱情巧妙結合，形成一股特殊的魅力。藤村的《春》的確把握了波提契里名畫的氣氛並將之轉化爲小說中淡然的詩情，所以全書都漂盪著淡淡的哀愁，充

分顯現了文學青年的氣質。不僅如此，在結構上，藤村更把青春演化為「理想之春」、「藝術之春」和「人生之春」三重奏。「理想之春」由受美國詩人惠特曼影響的北村透谷來呈現。北村透谷（青木）身體羸弱，又有妻室，卻因無法獨立創作而苦鬥；想突破封閉性的社會，反遭社會反彈，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讓自己的心靈裂成碎片，終於自殺而死，這是「理想之春」的挫折。

而藤村（岸本）自己則在追求「藝術之春」。岸本戀愛、失戀，踏上漂泊之旅。一天晚上，他嫖妓，卻陷入自我厭惡的深淵，剃光頭髮，想在海邊尋死。可是，他有家人的負荷，加上心靈之友青木自殺，愛人勝子回鄉後病死。這種種因素積壓心頭，他已經沒有餘裕繼續走文學之路，對自己的才能也完全絕望。這是追求「藝術之春」失敗的象徵。

青木自殺，其他好友也紛紛轉向非文學之路，只有岸本時時想起青木對創作的執著，認為眼前還有尚未開拓的領域，希望能走自己之路，「人都應該分別找出自己之路」，如果「不知道為何如此生活」，「何處有孝行？」於是在赴仙台應學校之聘的火車中，他一面夢想著隨時可能降臨的幻想世界，一面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這是「生活之春」的開始，但其中似乎還殘留「藝術之春」的影子。在日本自然

主義文學或「私小說」中，生活和藝術是一體的。藤村的最後告白似乎也表現了他的藝術理念。

日本小說家兼文評家正宗白鳥論及《春》中一羣多愁善感的青年時說：「太淡然如水，人物缺乏活潑生氣，如果不把作品中人物和實際人物比對以觀，就無法給讀者鮮活的印象。而且敘事平板，如果不靠作者的詩作到處加味，就無聊得難以卒讀。」正宗白鳥的批評可說極其嚴苛。但事實證明，今日日本青年對作品中的模特兒如北村透谷等雖一無所知，依然看得津津有味。推究其由，可能是藤村淡淡哀愁的詩情觸動了年輕人纖細的心靈。一般人總以為青年熱情洋溢，卻忽略了年輕人的苦惱中潺潺展現的淡淡愁緒。藤村不以熱情洋溢的情緒激動青年，反以青年期混沌不明的內在哀愁來打動年輕人的心弦，可以說是藤村的高明之處。不過，他也不時在作品中綴入甜美的憂鬱。

大體而言，這是一本青春小說的傑作，和川端康成的小說一樣充滿了餘情餘韻。

譯 序

《春》爲島崎藤村繼《破戒》後所著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也是一本自傳體小說。書中描寫主人翁岸本捨吉對學生勝子的愛沒有結果，失意之餘離家棄職浪跡天涯，其好友青木由於現實與理想的矛盾，終於步上自殺身亡的悲慘結局。文中處處交織正值黃金年代的年輕人在面對人生各種問題時的苦惱及思索情節，以新時代來臨而被解放的年輕靈魂爲追求人生道路所做的努力來闡釋當代思想。

書中的岸本捨吉即影射藤村本人，他所愛慕的勝子亦因真有其人——即佐藤輔子。青木所影射的人物爲對藤村影響至深的文藝評論家北村透谷，此外，市川、菅、岡見兄弟、足立等衆多友人都有真實人物爲其雛型，而文中所敘的種種情節、地點，也均有其根據，是作者極爲忠實的自傳故事。藤村之所以被稱爲自傳型作家，也是由《春》一書而來。據藤村本人表示，《春》是其回憶至深的作品，亦即回顧二十年代年輕歲月的心血結晶。

藤村文學的魅力在於追求新生卻反而捲入舊日家庭混濁中的玄妙情景，這也是藤村本身所具有的固有意義。由於他對生命執拗的凝視，讀者可以探索其心境上的曲折變化。在藤村其他作品中，處處可見其思想及對文學涉獵之廣。《春》一書中藉青木之手，表現了日本舊文學的精髓，青木的詩詞文章固然多半引用北村透谷作品，卻也抒發了藤村心中所想。

《春》所描寫的年代在明治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之間，主旨在思想、友情、愛情、死亡誘惑四點，在文後解說中有詳細闡述。從整個故事的架構上可知，主人翁岸本一生中刻骨銘心的兩件事，便是友情——與青木的交往；以及愛情——與勝子的別離；雖然兩者均以悲劇收場，但岸本在不斷思考及面臨死亡的誘惑時，最後終於能夠昂首追求人生之春。儘管目睹追求「理想之春」的青木失敗身亡，自己仍能在追求「藝術之春」遭敗之餘，再度重拾勇氣追求「人生之春」，這一切應該也是藤村本人致力追求的吧？

描寫現實與理想間產生矛盾的作品書籍為數不少，而《春》堪稱其中佳作。研讀此書，可供年輕人在人生道路探索時，得到有力的幫助。

目次

導讀	一
譯序	七
春	1
註釋	300
後記	311
解說	319
島崎藤村年譜	327

1

「岸本①，七月二十二日到東海道的吉原來吧！那天，我們從東西兩邊到富士會合。我想你手頭可能不大方便，所以把旅費匯給你。」

接到東京友人的信，岸本終於結束西方之旅前往吉原。另一方面，東京的朋友也從新橋啓程。包括青本②、市川③、菅④一行三人——岡見兄弟⑤則因事不克參加。

伙伴們由東海道下行，時間是明治二十六年夏天。當天火車相當擁擠，一行人抵達吉原旅社時已疲憊不堪。

會合地點在街頭常見的普通旅店，那兒的二樓別館可以清楚地瞭望富士山。三人開了一個房間，別館方面似乎沒有其他旅客投宿，除了那位四十歲模樣、偶爾露面的歐巴桑外，沒有任何人妨礙他們高談闊論。總之，這是個很輕鬆的旅社。三人躺在髒兮兮的榻榻米上，等候岸本前來會合。

「也該來了。」

說著，青木起身。

青木體型瘦削，穿著簇新的藏青底碎白花單衣，布質腰帶隨意紮著，敞開的前襟露出白色夏衫，未扣鈕釦處微露胸部肌肉。他的眼神、緊蹙的眉頭、蒼白的臉頰，以及雄壯而傲慢的額頭，整個表情，彷彿非傷害否則絕不休止似地，呈現極端的神經質。懺悔般的嘴角有股吸引人的特質，令人一見便想起嚐盡世間迷亂污穢者的唇。就從那兒，發出了強勁的聲音。

「岸本也很傷腦筋吧？」青木看著市川說道：「將來他究竟打算怎麼辦？」

「這個嘛……」市川也起身。

「總不能一直讓岡見照顧他吧？」

「其實，我也擔心這一點。」說著，市川望著青木的臉。

市川穿著高校制服，淡灰夏季上衣包裹著優雅的體格，短而黑的頭髮，蒼白寬闊的額頭，鷹嘴般高挺的鼻樑——所顯現的一切容貌，令人想起東京一般正派家庭出身的人。細柔的眼眸流露成人般的思慮，年紀輕輕便有睥睨世人的豪氣風貌，是三人中年紀最輕的一個。

青木取出簡陋的煙盒，抽出刀豆形煙嘴。

「但是有趣的是，岸本居然會離家出走。」他說道。

「他出去旅行時的氣勢真不得了。」市川眼中彷彿浮現當時友人離家的情景，還說：「還說什麼天無絕人之路，餓不死的——」

「哈哈哈！」

青木發出嘲弄似的笑聲。

談話間，菅始終動也不動地躺著。

「菅真令人羨慕。」青木以深思般的眼神說：「總是心平氣和的。」

「八成從剛剛一直睡到現在。」市川笑著說。

「我沒睡。」菅也笑出聲音來。「我躺著聽你們談話。」

2

菅打滾似的轉過身子，隨即托腮俯臥著，一副洗耳恭聽的模樣。這位心地善良無比的青年，眼中有股哲學家般的沈靜。他年紀雖輕卻毛髮濃密，儘管下巴刮得清潔溜

溜，濃厚的微青鬚痕仍相當惹人注目。伙伴們都喜歡他，事實上，他的個性稱得上老少咸宜。

這時，市川嘆息道：「老實說，我也差點步上岸本の後塵。」

「你也有那種心緒？」青木以同情的語氣說。

「我生長在多事的家庭，姊姊和入贅的丈夫一直處得不好。」說到這裡，市川看了一下對方的臉。

「而且，姊姊什麼事都不知道，只是一心依賴我。如果我外出旅行，往後不知她會怎麼樣。只差那麼一步——我就離家出走了。」

「當時覺得那是理所當然。」

「岸本的做法不同，他心裡打算著，腳下已經踏出第一步了。」

「等著瞧！」青木強調地說道：「就算岸本有心突破——結果如何？這就是悲哀的地方，受制於這個難纏的傢伙，永遠跟著人走，怎麼也擺脫不掉。」

市川挺胸說：「總之，他是以身涉險。」

「哈哈！」青木尖聲失笑。為客旅的友人哭泣以及嘲諷自己畏怯退縮的心，交纏在他胸中。

「岸本雖是有心人，卻也有軟弱的一面。」市川說：「他一向說到做到，想去的
地方非去不可。」

「那傢伙就是這調調。」菅也躺著說。

青木習慣性地搖頭說道：「我認爲他凡事過分熱衷，熱度高雖然有趣，但若像匹
拉馬車的馬，不顧一切地往前衝就不成了。」

「馬車馬！」市川鼓掌叫好。

「他簡直頑固得傷人腦筋。」青木笑著，一一審視對面二人的臉，繼續說道：
「你們說，讓那傢伙喝點酒如何？哈哈！」

「讓他喝酒——這倒有趣。」菅笑著起身。

「菅居然會這樣說。」市川也笑了。

此時突然有聲音傳來。

市川豎耳傾聽，察覺既非人聲也非什麼重要聲響後，便和菅面面相覷地笑了起
來。他們等了又等，岸本始終沒有露面。

「喂，各位。」青木等厭了，說道：「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出去散散步吧！」
不一會兒，三人一起走下樓梯。

約莫三十分鐘後，一名青年來到旅店門口脫下草鞋。他穿著藏青底碎白花單衣，繫著腰帶，頭戴夏帽，打綁腿，衣襟繫了起來，肩背兩個包袱，另外還帶了大和的檜木斗笠——此人正是岸本。他被帶到二樓，解開綁腿。但是，朋友們一直不回來。青木、市川和菅留下的洋傘、毛巾，以及其他行李散置室內。熱淚突然從岸本臉頰滾落下來，他把臉埋在自己充滿汗臭的包袱上，激動地痛哭起來。

3

「經過風吹雨打，皮膚卻還很有光澤。」市川意味深長地打量許久不見的岸本。散步回來的三個人，將旅行歸來的友人圍在當中。

岸本哭得紅腫的臉頰首先打動了三人的心。他那粗硬的頭髮、偌大的鼻子、比身體更寬的闊肩，無不顯示出生長於寒冷山國人士的特徵。傲慢同時柔弱、激進同時怯懦、善感却也魯鈍——諸此可憐的氣質，使他的容貌沈悶而憂鬱。他，便是菅的同窗好友。